

诗歌港

我在烟台做家政 ⑪

家有急性子大姨

韩红梅

一

我是个急性子。小时候去喊小伙伴一起上学，我穿着大棉袄冻得瑟瑟发抖，她磨磨蹭蹭地给我急出了满头大汗，这让我觉得等人是很好的御寒方式。若有人等我，我怕等我的人着急，我就会更着急，以至于手忙脚乱鸡飞狗跳，我妈不是叫我“毛张飞”就是叫我“冒三枪”。

我打工遇到一位急性子大姨，在她面前我只能自叹不如。上午九点半，大姨就让我去做午饭，我说不着急，大姨说：“九点半了还不着急！一磨蹭就响天了！”我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饭菜，十点，两菜一饭端上了桌，其实早饭还在肚子里占着地儿呢。

二

一天早晨，大姨心血来潮想去小区门口药店测个血糖，大叔说这才六点半，药店八点才开门。大姨便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边转边看钟。钟表仿佛是一只挂在墙上的向日葵，不紧不慢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转，大姨则像没头苍蝇般地左转转。写作文形容着急会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着大姨坐卧不安着急的样子，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熬到了六点半，大姨一声令下：“走！”我二话不说就陪着她出发了，我知道劝阻也没有用，只会让老人更着急上火，所以我一句话都不说，心想她又不是要去杀人放火，无非多跑趟腿，权当锻炼身体，只要能让她

三

离供暖还有俩月，大姨就让我去交暖气费。我说：“还早着呢，二哥到时就交了。”大姨说：“你二哥忙，咱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用他。”我便乖乖地到银行跑了一趟，银行说某月某日前不用再来。大姨第二次让我去交，我便到公园玩儿两个小时，回来复命：“还是不收。”大姨剥好一个橘子递给我：“我辛辛苦苦了。”第三次我去逛了三站市场，直到第四次我确定到了收费日才去交上了费用。如果供热公司评先进交费个人，第一名不是我们家大姨的话，我非打上门去讨个公道。我和大姨皆大欢喜，她高兴于我一切行动听指挥，我高兴于上班时还能去游公园逛市场。

大姨有时吃安定片，刚吃下不到二十分钟，就嚷着

下午四点，大姨见我并没有想要去做晚饭的意思，又发话道：“你是属算盘珠儿的呀，还非得拨拉着才动弹，这都几点了还不去做饭！”于是乎，我们四点半吃上了晚饭。正值盛夏，这个时候农民才刚往山上走，去干农活呢。

第二天上午又到了九点半，大姨看算盘珠子还坐在那不动弹，干脆不拨拉了，亲自下厨房去了。我本想尽量往后拖一拖，这下坐不住了，一个高儿蹦起来，把大姨请出了厨房。

我小时候也不总是急如张飞，写数学作业时磨蹭，因为不会。上地里薅草时也磨蹭，因为懒。我妈总说我是给鬼子当差磨洋工。现在我

太太不上火就是成功。

到了药店门口，果然没开门，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七点半，大姨又出发了，药店依然没开门，看她又要发急，我忙扯着她去往旁边的小花园：“大姨，咱们正好散步，锻炼身体！”我陪着大姨在花园里走走转转，撒欢的小狗和晨练的人们分散了大姨的注意力，姹紫嫣红的花朵安抚了大姨焦躁的情绪。约摸着药店开门了，我们才去测了血糖。

大姨血糖稍高，药店小姑娘说大姨这个年纪，饮食稍微注意一下即可。大姨却如临大敌，说以后要经常来测一下血糖。她的话让我也如临大敌——经常来，这还了得！过后，我到药店请教了小姑娘如

不好使要再吃一片。我说这还没起效呢。但我犟不过她，便给她一片跟安定片一个模样的维C。第二天大姨告诉我，亏得加吃了一片，睡得呼呼的。

拖、顺、哄、骗，我用四字诀来应付急性子的大姨。大姨急性且固执，我从不与她争论，她说太阳西出，我就说夕阳东下。她说公鸡下蛋，我就说公鸡都下双黄蛋才不枉公鸡之名。她说1+1=3，我就说，怪不得我数学不好，原来摊了个误人子弟的老师，说什么1+1=2！

我们这行干够一年，有的东家会主动给涨工资，有的东家需保姆要求才会给涨，极少数东家，保姆要求也不给涨。我来三个月后二哥主动给我涨了二百，干到年底，又给我

又磨起了洋工，我慢腾腾地择菜、切菜、和面、擀皮，所有动作都像点了慢进一样，午饭延迟了七八分钟。经过两个多月的潜移默化，我们吃饭时间总算正常了。

休班时，我会叮嘱两位老人：“大姨大叔，我明天休班，你俩在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慢着点，不要着急，安全第一。”

我休班这天，早上不到六点，我就听见大姨起床了，并且奔着厨房去了。我急忙爬起来，见大姨正忙着做早饭，她说：“我早点做，你早点吃了早点回家。”吃完早饭我刚放下筷子，大姨就撵我：“快走快走，我来收拾！”我想收拾完再走，大姨就从我手里抢过碗筷：“再磨

何测血糖，买了一套血糖仪，作为礼物送给大姨。大姨很开心，非要给我二百块钱。我不要：“这是我送给您的，再说我只花了几十块钱。”大姨说：“礼轻情意重，你有这个心我就很高兴了。”

大姨带我去吃火锅，店里十点开门，不到九点大姨就着急出发，大热天儿的在街上干等一个小时，我都受不了，何况老人。我拿起手机一看：“哎呀，手机没电了。大姨，您先看会儿电视，我充半个小时电。”说到看电视，遥控器在大姨手里可真是命运多舛，大姨不停地把它按过来按过去，把所有的台从头按到尾，再从尾按到头，总觉得下个台节目更好，遥控器用不上几年就积劳成

涨了三百。二哥说，以前大姨经常口舌生疮，我来以后明显好多了，关键是他耳根清净了。同样是交暖气费，前保姆会指着报纸上的告示说，去了也没用，不到时间！大姨说，尽管去交交看，万一人家收费了呢。保姆说，没有万一，去也白去。两人都告到了儿子那里，保姆说老太太不可理喻，老太太说保姆懒，支使不动。儿子受尽了两人的夹板气，向着老妈吧，保姆做的也没错；向着保姆吧，老妈一辈子都这样，老了尤甚。他一个当儿子的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保姆说多多担待，让老妈少管事少操心。两人不是正在告状就是在告状的路上，二哥每次看到保姆的电话就心头一颤，听到老妈的控诉就头皮发紧。

叭黄花菜都凉了！”以后再休班时，我都是收拾利索才说：“大姨，我今天休班，我走了哈。”大姨更急了：“你这个熊孩子，休班还干什么活，还不快走，等你到家晌天了！”

老人的二儿子在烟台，每次来看望老人都会提前告诉我，我再转告大姨。大姨一會兒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到家，一會兒又说是不是忘了今天要回来根本没出发？一會兒让我打电话问走到哪儿了，一會兒让问什么时候到家？一直打到儿子进家为止。老太太上火，二哥也上火。以后二哥说九点回来，我就告诉大姨十一点回，大大减少了催问的次数。

疾，英年早逝。

闻听我要给手机充电，大姨不耐烦地说：“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不用充，就这样吧。”我说：“必须得充，不然二哥有事打不通我电话了。”我搬出二哥这个尚方宝剑果然好使。充好了电，刚要走，我肚子又不舒服，要先上个厕所。大姨又着急又无奈：“懒驴上磨屎尿多！”我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心中窃喜——在家里着急总比在大街上又急又热又累好多了。不一会儿大姨就拍着厕所门喊：“熊孩子，掉厕所里了吗？要不要我用捞子捞你？你这么抠抠搜搜的，还吃火锅，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我大笑着走出厕所，大姨扯着我：“还有脸笑，快走，快走！”

二哥感谢我对大姨的细心照顾，感谢我处处顺着老人，说我来以后，大姨舒心顺意，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跟他告保姆的状了。大姨朝二哥眼睛一瞪：“我乖没有不好，我为什么要告状！”

二哥嘿嘿一笑：“你们俩都不告状我也很开心，今儿中午我请你们吃石锅鱼、海鲜饺子。”大姨一听，马上站起来：“好好好，走走走！”二哥看下手表：“这才几点，不着急，来得及！”

大姨说：“尽早不尽晚，走！”这时，我说：“饺子馆离海边不远，要不然二哥拉咱们到海边溜一圈，再去吃饺子？”大姨大叔二哥异口同声：“这个主意好，走！”于是我们皆大欢喜地去看海，吃了水饺。

校园短歌(组诗)

蔡同伟

操场上

一群群小雏鹰
抓住十五分钟的时机
在平坦的操场上
尽情欢跃、嬉戏
蹦跳出壮实的身体
强健着渐丰的羽翼

作业本

稚嫩的小手
在方格田间
植入参差不齐的树苗
园丁接管 辛勤修剪

黑板

手握粉笔的银犁
耕耘黑板的责任田
老师不辞辛苦
播下知识片片
培养幼苗茁壮
育出桃李满园

教鞭

神圣的指挥棒
握在老师手中
为纯真的小学生
指点出解疑释惑的路径
一步一步
攀向知识的高峰

粉笔

跟着老师的构思
埋头耕耘黑土地
倾洒毕生心血
化作知识的种子
植根在孩子们心里
茁壮成片片桃李

教室

教室是航船
老师扬风帆
载着一批批小海员
驶向理想彼岸

夏日即景

于大卫

喜鹊
在高高的白杨树上筑了一个巢
我在树下望着它展开双翅滑翔
准确进入自己的巢穴
我在树下清晰地听到
小小雏鸟的欢叫声

五月的藤萝
枝蔓坠挂着淡淡的紫蓝的花
蜜蜂循香而来
辛勤采撷花粉
翩然飞回自己的蜂巢
酿造人们最甜的生活